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

机密军师之一

吴用

傅战备
编写

一百零八将

水浒



北京燕山出版社

金凌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③ 将本

(机密军师之一)

智 多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傅战 藏 编 书 章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张金方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12

ISBN 7-5402-0765-5

I. 水… II. 张… III. 故事-儿童文学-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94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邮政编码: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1-15000 册

定价:126.00 元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编委会

主 编:张金方

副主编:张根芳 宋 全

编 委: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

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

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

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

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一、 智多星计赚三阮	(1)
二、 设计智取生辰纲	(12)
三、 水泊梁山作军师	(20)
四、 酿错谋策劫法场	(29)
五、 一计连环请李应	(39)
六、 计破高廉救柴进	(47)
七、 柳暗花明救史进	(60)
八、 智请员外卢俊义	(73)
九、 受招安随征大辽	(84)
十、 伐田虎又捉方腊	(91)
十一、一梦相系白云间	(97)

吴用，博学多才，熟兵法，善计谋，忠心仁义，人称“智多星”。智劫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而反上梁山，做梁山泊军师，掌握调兵遣将的大权。在水浒108将中位列第三。先随晁盖，后保宋江，巧计妙施，取得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的胜利。

一、智多星计赚三阮

五月天气，晴空碧云。

一座书斋在淡淡的晨雾里。书斋门前，一道弯弯的栅篱绕着门前空地，篱墙上挂着些枯死的草藤，也开着一朵两朵的野花。趁着这清新的空气，吴用在书斋门前的空地上耍弄着铜链。

吴用穿了件麻布宽衫，腰上系着丝带。静静的早晨，只听见一只鸟在远处一棵树上啾啾。突然，传来一阵大声的说话：“前面的都头，不要走！”吴用吃了一惊，忙收起铜链，趴在篱墙上往外看。

只见一个紫黑阔脸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柄朴刀，大步追赶着前面一行人，近了，大声喝道：“快把银子留下来，不然决不饶你！”

人群中一人回过头来，道：“你这厮赶来做什么？”

黑脸汉子骂道：“我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去我阿舅十两银子，识相的，把银子留下，不然，让你流血饮草。”

那人见黑脸汉子气势汹汹，并不畏惧，冷笑道：“银子是你阿舅送我的，要还也还你阿舅，关你什么事？”接着他又冷声道：“若不是看在你阿舅的面上，我一刀便取你性命。”

黑脸汉子大怒，举刀便砍。那人也不示弱，挺刀相迎。“当”一声巨响，震得躲在篱墙后面窥视的吴用耳中“嗡嗡”乱响。吴用心说：“这俩人好大力气！”呆了呆，再仔细看，两人一来一往，斗得难解难分。

两个人手中招数不停，嘴里仍在骂。黑脸汉道：“你这欺压百姓的奴才，竟敢骂我！”那人接下黑脸汉子一刀，一连还了三刀，叫道：“我看你贼头贼脸贼骨头，日后必然要连累晁盖。”嘴里喊，手上动作加快，一气又攻出数刀。

吴用正在惊叹两人的武功，听到“晁盖”两个字，猛然醒悟，心说：“哎呀不好，这两个人似乎与晁盖有什么关系，待我问问清楚。”想到这里，便从篱墙内跳出来，手中铜链往两人刀中一架，大声道：“两位请住手，我有话要说！”

正在酣斗的两个人，见吴用突然出现，也都吃了一惊，各自收住朴刀，跳出圈外。

吴用手提铜链，指着黑脸汉子道：“你因何与都头争执？”黑脸汉瞪着吴用，道：“我跟他打架，关你秀才什么事！”

被黑脸汉称作都头的汉子道：“先生有所不知，昨夜我在东溪村巡逻，发现他赤条条睡在灵官殿里，被我们绑了带到晁盖晁保正庄上，没想到他却是保正的外甥，看在他舅的面上，我们放了他。”都头顿了顿，接着说：“晁保正请我们喝

酒，又送了十两银子给我，你说，我若要还银子也得还他阿舅，怎能给他。”

听到这里，吴用寻思道：“晁盖是我自幼之交，他的亲眷我都知道，怎么突然之间却冒出这么一个外甥来？”接着又想道：“看来此事有些蹊跷，我暂时先劝开两位，再回头去问他。”想到这里，便对黑脸汉说道：“你舅乃是我的至交，他送些人情给别人，你却来讨，舅的面子往哪里搁？”

黑脸汉子被吴用一说，倒也一呆，口气软了些，道：“我不知道你是否我阿舅的至交，你不知道，不是我阿舅甘心给他银子，而是被他骗去的，今日我不拿回银子，是不会回去的。”听黑汉如此说，那人怒道：“我凭什么把银子交给你？”

“凭我手中的刀！”黑脸汉子刀一挥，道：“你不还我银子，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那人也大怒：“我若怕你，便不姓雷。”两个人说着又要动手。

吴用横身拦在两人中间，却哪里劝得开。这时，只听一人大声道：“畜生休得无礼！”吴用回身一看，见大路上赶来一人，身材魁梧，前襟敞开，正是晁盖。吴用大笑道：“保正来的正是时候。”

晁盖气喘吁吁，显然一路赶得很着急。晁盖道：“两位怎么在这里斗刀？”黑脸汉子还未开口，那人道：“你的外甥无缘无故赶来向我取银子，我说要还便还保正，他不依，便与我斗了起来。”晁盖道：“雷都头息怒，这全是小外甥之错，看在小弟的薄面上，望都头原谅。”晁盖这样说，那都头气也缓了，微微一笑，又瞪了一眼黑脸汉，道：“我也知道是他在胡闹，保正请回。”晁盖道：“改日自当登门道歉。”都头带领手下告别而去。

见都头走远，吴用道：“亏保正来得巧，不然真会闹出大事，哦，你几时添了这么个勇猛过人的外甥？”

晁盖道：“我正要请先生到敝庄商议几句话，正欲叫人来请，却不见了他。”晁盖说着一指黑脸汉子，接着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先生到庄上小坐。”

吴用回到书斋，对主人家道：“今日有事出去一趟，若学生来时，就说放假一天。”说着拽上书斋门，将门锁了，一直到晁家庄上。待在后堂深处坐定，吴用问道：“保正，此人是谁？”晁盖未说，黑脸汉子抢道：“小人姓刘名唐，东潞州人氏。”

晁盖点点头，接口道：“刘唐投奔我是来告诉我一门财路的。”

吴用道：“哦？”

晁盖道：“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了10万贯金银珠宝，准备送给东京他丈人蔡太师的生辰，早晚必从这里经过。”顿了顿，又道：“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妨！”

刘唐望定吴用，点点头。

晁盖又道：“刘唐的来意，还应了我一梦。昨夜我梦见北斗七星，坠落在我家屋脊上，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作一道白光飞去。”晁盖望了望吴用，缓缓道：“今日我正要求教先生，这件事该当如何？”

吴用笑道：“此乃天意也！”

又接着道：“其实，我适才见刘兄弟与雷都头打斗，已猜得好几分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吴用沉吟道：“只是这种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庄客虽多，一个也用不着。而只有你、我和刘唐三人，却又无法办成……”吴用轻轻吁了

口气，道：“要办成这件事，最好是七八个人，多了无用。”

晁盖叫道：“这样说来，岂不应了梦中的星数？”

吴用点头道：“保正这一梦，真是非同小可。”沉思了一会，又道：“莫非北边还有人前来扶助？”吴用蹙了蹙眉头，旋即舒开，又面露喜色，缓缓道：“有了……”

晁盖道：“先生有何妙计？”

吴学究不慌不忙，道：“我有三个朋友，义胆包身，武艺出众，如果得此三人相助，这件事定可完成。”

晁盖忙道：“这三个是什么样的，家住哪里？”

吴用道：“这三个人是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的石碣村，平日以打鱼为生。”停了一下，吴用又道：“这三个兄弟，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另一个是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亲兄弟，最讲义气，我与他们曾经交往了好几年，只是近来已有二三年未曾见面了。”

晁盖道：“我也曾听说过这阮家三兄弟的名字。先生，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里路，我差人请他们前来商议商议，如何？”

吴用道：“差人去请，他们未必肯来，只有我亲自去，才有把握。”

晁盖道：“如此便只有辛苦先生了。”

吴用道：“事不宜迟，我今夜便去。”说着对刘唐一笑，道：“从北平到东京，不知生辰纲从哪条路上经过，麻烦刘兄打探一下。”

刘唐道：“小事一桩，我也今夜起程。”

吴用道：“那也用不着如此着急，蔡太师的生辰是六月十五，如今才五月初头，等我请了阮氏三兄弟回来以后再去也来得及。”

三个人商议停当，吴用呆至三更时分，吃了些东西，带了些银两，连夜直奔石碣村而来。

吴用以前曾在石碣村住过几年，因而识得村中的大道小路，三转五转，便到了阮小二家。只见阮小二门前的枯桩上缆着几只小渔船，稀稀疏疏的篱笆上晒着一张破鱼网。在水边的山脚下，约有十几间草房。

吴用大声叫喊道：“二哥在家吗？”

喊声未已，见一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只见他戴着一顶破头巾，穿着一件旧衣服，口中嘟囔道：“谁在叫我？”

吴用道：“阮二哥难道不认识我了。”

阮小二仔细一看，慌忙道：“原来是吴大哥，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

二人手挽手，相视大笑。

吴用道：“自从我离开石碣村，在一个财主家开门馆，如今他要办筵席，得用十数尾十四五斤重的金鲤鱼，因此特来找兄弟帮忙。”

阮小二道：“区区小事，咱们先找个酒店喝上三杯再说。”

吴用笑道：“我这次来，原也打算和你喝几盅的。走，随便看看五郎去。”

二人说着上了一只小渔船。船儿荡到一处湖洼地，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五郎在哪里，你可曾见着？”

吴用注目，芦苇丛中，又摇出一只船来，船上的汉子穿着背心，戴着黑色遮日笠。吴用叫道：“七郎！”

阮小七将船飞快地荡过来，道：“吴大哥，好久不见了。”

吴用道：“七郎，同二哥一起喝几杯，怎么样？”阮小七满口应承。

两只船，在湖泊里行了不多时，来到一湾深水处，中间有一块高突起的土山，七八间草房依次散落，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吗？”

草房前一个正在侍弄鱼网的老婆婆，抬头道：“你五哥连日赌钱，输得没了分文，这不，他刚才讨了我头上的钗儿，估计又去赌了。”那婆婆话还未说完，这边阮小七小声说道：“五哥不知怎的，也像我一样，赌钱总是输。”说着露出一脸的懊恼。

吴用暗暗想道：“中了我的计了。”

两只船告别婆婆，又行了半个时辰，远远望见一座独木桥，一个汉子，正在解船。

阮小二用手一指，道：“吴大哥，五郎来了。”船再靠近些，吴用喊道：“五郎，今天运气如何？”

阮小五愣了一下，望了吴用半晌，道：“吴大哥，好几年不曾见面了，今天如此难得，咱们好好聚上一聚。”

阮小二插话道：“我们到你家找你，娘说你讨了她的钗定是赌钱去了，我们便一路追了过来，大家一道去水阁上吃三杯。”

吴用望着阮小五，心内想道：“三兄弟聚会，此事看来已成了一大半。”

三只船并排着，四个人说说笑笑，划了一会，便到了那个水阁酒店。

四个人坐定，酒保打来酒，切上牛肉。吴用道：“多有打扰了。”阮小七性直，嚷道：“这样说话，岂不是太见外了。”

喝了一会酒，吴用道：“我今天来找各位大哥，是来要十几尾重十四五斤的金鲤鱼的。”

阮小七放下筷子，叹了一口气，道：“若是往日，不要说十几尾，就算三五十尾或再多些也办得到，如今却难了。”

吴用故意惊讶道：“我是带了银子来，算定这里会有，那岂不坏事了？”

阮小七道：“如今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四个人又吃了近半个时辰。看看天色渐晚，吴用想道：“这酒店里人多耳朵，只有今夜住在他家，到时再作商议。”阮小二道：“今夜天色已晚，请大哥先住一宿，明日再作打算。”

吴用感激道：“如此也好。”吴用说着取出一两银子，打了一瓮酒，又买来 20 斤熟牛肉、一对大鸡，道：“咱们夜里来它个一醉方休。”

回到阮小二家里，四个人在阮小二家后面的水亭上坐定，满满地摆了一桌酒席。席间，吴用又提起买鱼的事，他道：“这里偌大一个湖泊，怎会没有十四五斤的鲤鱼？”

阮小二叹道：“实不相瞒，这么大的鱼，只有梁山泊里才有，我们这石碣湖狭小，哪里有这种大鲤鱼。”

吴用道：“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之隔，一脉三水，你们去打来便成了。”

阮小二又叹了一口气。

吴用道：“二哥怎么叹气？”

阮小五接口道：“先生有所不知，以前梁山泊是我们弟兄的衣食饭碗，如今却不敢再去了。”

吴用惊异道：“这么大一个梁山泊，难道官府禁止打鱼？”

阮小五道：“不要说官府，就是活阎王也禁不得！”

吴用不解地，道：“那又为何？”

阮小七接着道：“真是一言难尽呵！如今梁山泊被一伙强

人占领了，不容其他人打鱼。”

吴用是真的不知道有此事，心内吃了一惊，道：“我那边并不曾听说过。”

阮小二道：“那伙强人，为头的是一个秀才，叫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还有一个在李家道口开酒店的旱地忽律朱贵。这还不打紧，如今新来一条好汉，是东京 80 万禁军教头林冲。”阮小二喝了一杯酒，慢慢道：“这帮人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打家劫舍，抢掳过往客人，我们已有一年多未曾到里面打鱼了。”

吴用道：“强人如此胡来，难道官府就不管吗？”

阮小五冷哼几声，道：“如今的官兵，只知道残害百姓，对付这伙强人，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要说来缉捕，就是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他们也吓得发抖。”阮小五接着发牢骚道：“我们兄弟三个天不怕，地不怕，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

吴用听了，暗暗地欢喜，心道：“正好可以用计了。”

只听阮小七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兄弟只知道老老实实打鱼营生，其实，能学得他们过上一日也是好的。”

吴用故意道：“毁了一世清名？”

阮小二道：“先生此言有些不妥，如今世道是有罪的人开心快活，若有人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闯一闯。”阮小五接上说：“我也常常这样想，以我们三兄弟的本事，原是可以做一番大事的，只是没人识我们罢了。”

吴用暗喜，道：“假如有人识你们，你们肯不肯去？”

阮小七急道：“如果有人识我们，就算让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吴用又暗暗想道：“这三人都心下有意了，让我再慢慢地诱他们一番。”想到这里，便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吗？”

阮小七道：“捉了他们，又没处领赏，定叫江湖人笑话。”

吴用道：“你们怨恨他们禁止打鱼，何不也去入伙呢？”

阮小二道：“我们也曾想去入伙，可是听那白衣秀士王伦的手下人说，此人心胸狭窄，容不得他人，就连那个东京禁军教头林冲上山，也受尽了他的气，因此便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吴用暗暗记住了阮小二的这番话，正想说些别的，阮小七道：“如果有谁若大哥这般慷慨，我们三兄弟就是算替他死也心甘。”

吴用道：“在下算得了什么！山东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你们可是认识他？”

阮小五道：“是不是那个叫做托塔天王的晁盖？”

吴用点点头说：“正是此人。”

阮小七道：“我们虽然只隔了百来里路，却是没有见面的缘分。”

吴用遗憾道：“这样一位仗义疏财的好汉，不与他相识真是太可惜了。”吴用接着又慢慢道：“在下这几年在晁保正庄上附近教书，昨日打听到他有一笔财富，我特地赶来跟你们商量，劫他的钱财，你们看如何？”

阮小五连连摇手，道：“这个不行，晁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汉，我们怎又可破坏他的财路，教江湖中人耻笑。”

吴用听罢，哈哈大笑。

阮小二道：“先生笑什么？”

吴用收住笑，道：“我原以为你们弟兄心志不定，却是真的重义之人。”吴用又大笑两声，朗朗道：“我对你们实说吧，我是特意来请你们到保正庄上一叙的。”

阮小二道：“若晁盖有什么需要我们，我们三兄弟舍了性命也愿帮他。”

阮小五和阮小七拍着胸脯道：“我们的热血，只卖给识货的！”

见他们心意坚定，吴用便一五一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最后道：“不义之财，人人可得，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阮家三兄弟听罢大喜，宿了一夜，次日凌晨五更，便告别老母随吴用一道离了石碣村，直往东溪村而来。

二、设计智取生辰纲

智多星吴用、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四个人行了一日，远远望见了晁家庄。而这时，晁盖和刘唐早已在庄前的槐树下等候他们。

吴用快步前去，将阮家三兄弟一一引见给晁盖。晁盖大喜道：“阮氏三雄，且请到庄里说话。”

六个人入得庄来，到得后堂坐定。阮氏三兄弟道：“久闻晁保正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见阮氏三兄弟对晁盖钦佩有加，吴用也不禁含首微笑。

不一会，后堂里摆好金钱纸马以及猪羊、烧纸等。六个人排列在香花灯烛前，依次发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物，却把钱财送与蔡太师生辰，此等系不义之财，应当拦取。我们六人中，谁若有私心，天诛地灭。”

吴用等六人刚发完誓，在后堂饮酒议事，只见一个庄客禀报：“门前有个道人要见保正。”晁盖道：“今日有事，没工夫相见。”庄客道：“那人执意要见保正，而且打翻了庄内十来个庄客。”晁盖眼望吴用，似在询问。

吴用笑道：“去见见也无妨。”晁盖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吴用听得外面有脚步声，并有陌生人的说话，便一拉刘唐、三阮，几个人躲在后堂屏风后面。吴用听得晁盖道：“请问先生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陌生人答道：“贫道复姓公孙，单名胜字，道号一清先生，因自幼喜欢舞枪弄棒，也曾学得一些